四庫全書

史部

遼史拾遺卷二十

錢塘厲鶚　撰

列傳第四

韓延徽

契丹國志曰韓延徽仕劉守光為幕府參軍守光與六鎮搆怨自稱燕帝延徽諫之不從守光置斧于庭曰敢諫者斬孫光鶴力諫守光殺之延徽以幕府之

舊且素重之得全守光末年哀困盧龍巡屬皆入于晉遣延徽求援于契丹太祖怒其不拜留之令牧馬于野　資治通鑑曰延徽為契丹相晉王遣使至契丹延徽寓書于晉王叙所以北去之意且曰非不戀英主非不思故鄉所以不留正懼王緘之讒耳因以老母為託且曰延徽在此契丹必不南牧故終同光之世契丹不深入者延徽之力也

列傳第五

王郁

資治通鑑曰義武節度使兼中書令王處直未有子妖人李應之得小兒劉雲郎于陘邑以遺處直曰是即有貴相使養為子名之曰都及壯便佞多詐處直愛之置新軍使典之處直有孽子郁無寵奔晉晉王克用以女妻之累遷至新州防禦使及晉王存勗討張文禮處直以鎮定相為脣齒患之以新州地鄰契丹乃潛遣人語郁使賂契丹召令犯塞以解鎮州之

闔郁素疾都胥繼其宗乃邀處直求爲嗣許之軍府之人皆不欲名契丹都亦慮郁奪其處乃陰與書吏和昭訓謀劫處直會處直與張文禮使宴于城東暮歸都以新軍數百伏于府第大譟劫之曰將士不欲以城名契丹請令公歸西第乃并其妻妾幽之都自爲留後

列傳第六

趙延壽 子匡贊補

冊府元龜曰趙延壽少時有相者云此官豈止於是耶後必有甲兵大權位極列土人或詰云此人妍柔如女子安有大兵權乎俄遷盟津許田汴水宋城連帥宣徽使樞密使兼領河陽清泰中復為樞密使

資治通鑑曰契丹主入汴唐王淑妃與郇公從益居洛陽趙延壽娶明宗女為夫人淑妃詣大梁會禮契丹主見而拜之曰吾嫂也　五代史曰契丹犯京師趙延壽所尚明宗公主已死徳光乃為延壽娶許王

從益妹是為永安公主　冊府元龜曰晉天福三年九月庚申契丹使貢允廷信押按各馬往雒京般取後唐公主丙寅趙延壽進馬二匹謝恩放燕國長公主歸幽州　契丹國志曰晉軍降契丹太宗悉收其鎧仗數萬貯恒州驅馬數萬歸其國遣杜重威將其衆從已而南及河太宗以晉兵之衆恐其為變欲悉以壯騎擁而納之河或諫曰晉兵在他所者尚多使聞降者盡死必皆拒命為患不若且撫之徐思其策

太宗乃使杜重威以其衆屯陳橋會久雪官無供給士卒凍餒咸怨重威相聚而泣重威每出道旁人皆罵之太宗猶欲誅晉兵延壽言於太宗曰皇帝親冒矢石以取晉國欲自有之乎將為他人取之乎太宗變色曰朕舉國南征五年不解甲僅能得之豈為他人乎延壽曰晉國南有唐西有蜀常為仇敵皇帝亦知之乎曰知之延壽曰晉國東自沂密西及秦鳳延袤數千里邊於吳蜀常以兵戍之南方暑溼上國人

不能居也他日車駕北歸以晉國如此之大無兵守之吳蜀必相與乘虛入寇如此豈非為他人取之乎太宗曰朕不知也然則奈何延壽曰陳橋降卒可分以戍南邊則吳蜀不能為患矣太宗曰朕昔在上黨失於斷割悉以唐兵授晉既而反為仇讎北面與我戰爭勤兵累年僅能勝之今幸入吾手不因此時悉除之豈可留以為患乎延壽曰向留晉兵於河南不質其妻子故有此患今若悉徙其家於恒定雲朔之

間每歲分番使戍南邊何憂其為變哉此上策也太宗悅曰善惟大王所以處之由是陳橋兵始得免分遣還營　玉堂閑話曰五代契丹入寇之初所在羣盜蜂起北人患之陳州有一婦人為賊帥號曰白頸雅形質麄陋髮黄體黑求詣北主稱男子姓名衣冠拜跪皆如男子北主以為懷化將軍委之招輯山東諸盜其屬數千皆男子前後有夫數十人少不如意皆手刃之偽燕趙延壽問之自云能左右射被雙鞬

日可行三百里盤矛擊劔皆所長也後為兖州刺史馮彦卿戮之　太平廣記曰趙延壽將家子幼習武畧即戎之暇復以篇什為意甞在遼廷賦詩曰黄沙風捲半空抛雲重陰山雪滿郊探水人迴移帳就射鵰箭落著弓抄烏逢霜果飢還啄馬渡氷河渴自跑占得高原肥草地夜深生火折林梢南人往往傳之出趙延壽傳

東都事畧曰劉温叟仕晉為翰林學士契丹犯京師温叟懼隨契丹北徙與承旨張允求去職契丹

主怒欲黜為縣令趙延壽曰學士不稱職而求解者罷之可也得不黜　十國春秋曰趙匡贊字元輔本名美後更今名幽州薊人也祖德鈞後唐盧龍節度使封北平王父延壽尚明宗女至忠武軍節度使匡贊幼聰慧應神童舉明宗詔賜童子及第仍附禮部春牓清泰末晉高祖起幷州命延壽將兵屯上黨德鈞將本軍自幽州來會時晉高祖以契丹之援引兵南下德鈞父子降晉契丹主盡錮之北去匡贊獨與

母公主留西洛未幾晉高祖命匡贊奉母歸薊門契丹署為金吾將軍數年契丹以延壽為范陽節度使又署匡贊為牙内都校開運末契丹主將謀南侵委政延壽及平原陷匡贊復受契丹署為河中節度使延壽從契丹北歸匡贊得留鎮河中未幾漢高祖起晉陽匡贊奉表勸進加撿校太尉仍鎮河東改京兆尹晉昌軍節度使匡贊懼漢疑已蜀廣政十年冬十月奉表降於後主復歸漢為左驍衛上將軍又仕周

累遷保信軍節度使入宋加撿校太師封衛國公卒年五十五

趙思温

冊府元龜曰晉高祖天福二年十一月詔賜北朝赫嚕相公聶相公幽州趙思温繒帛器皿以前屯瀛州援王師討魏故也　資治通鑑曰契丹既得幽州命曰南京以唐降將趙思温為留守思温子延照在晉帝以為祁州刺史思温密令延照言敵情終變請以

幽州内附帝不許延照後入契丹　鶚案延照史作延昭

王惲秋澗集題遼太師趙思温族系後曰遼氏開國二百載跨有燕雲雄長夷夏雖其創業之君規模宏遠守成之主善於繼述亦由一時謀臣猛將與夫子孫蕃衍衆多克肖肯構有以維持藩翰趙公早以驍勇善戰受知遼太祖烜赫貴顯生子十有二人其後支分泒别官三事使相宣徽節度團練觀察刺史下逮州縣職餘二百人迄今燕之故老談勲閥

富盛照映前後者必曰韓劉馬趙四大族焉嗚呼盛哉孟子稱故國非謂喬木而有世臣者其是之謂歟

張礪耶律隆鄂特滿達附

冊府元龜曰張礪初為舉子在梁依翰林學士李愚貞明中礪自河陽北歸莊宗版授太原府掾出入崇達之間揄揚愚之節槩及愚所為文仲尼遇顏回壽夷齊非餓等篇人望風稱之　資治通鑑曰天成元年同光四年春正月魏王繼岌將發成都馬彥珪至以皇

后教示繼岌甲子旦召郭崇韜計事繼岌登樓避之崇韜方升階繼岌從者李環撾碎其首并殺其子廷誨廷信崇韜左右皆竄匿獨掌書記滏陽張礪詣魏王府慟哭久之　冊府元龜曰張礪為遼主翰林學士開運末與遼主俱南松門之内軒轡交織多繼燭接語無厭倦色因密言曰契丹用法如此豈能久處漢地及北去道路有觴酒豆肉必遺故客屬僚死之日囊裝唯酒食甌皿而已識者無不高之　契丹國

志曰耶律隆鄂特國主族人也太宗攻晉隆鄂特扈從累有戰功太宗入大梁以隆鄂特為鎮寧節度使隆鄂特性殘虐澶州人苦之賊帥王緩率其徒千餘人襲據南北渡浮航縱兵大掠圍隆鄂特於牙城隆鄂特聞漢平鄴與滿達等焚掠定州悉驅其人北去方廣千里剽掠殆盡　滿達　太宗之從弟也會同九年契丹攻黎陽滿達先驅晉博州刺史周儒以城降未幾周儒引滿達自馬家口濟河營于東岸攻鄆州北津又陷

德州擒刺史尹居璠太宗南入大梁以滿達為安國節度使又以為中京留守至恒州崔廷勲見滿達拜跪獻酒滿達踞而受之麻荅貪殘猾忍民間有珍寶美女必奪取之又捕村民誣以為叛披面斷腕焚炙而殺之欲以威衆遣使督運於邢州防禦使薛懐讓聞漢高祖入大梁殺其使者舉州降滿達僅八百人漢兵突入府中與契丹戰會日暮有村民數千譟於城外欲奪北兵寶貨婦女北兵懼而北遁滿達劉晞

崔廷勲皆奔定州與義成節度使耶律隆郢特合漢有白再榮者拘人取財恒州謂之白㶉達虐可知矣㶉達歸世宗殺之　鶻案耶律隆郢特㶉達見張礪傳中附詳於此

列傳第十

張儉

續資治通鑑長編曰河北既罷兵知雄州李允則治城壘不輟遼主問其相張儉曰聞南朝尚修城備得

無違誓約儉曰李雄州為安撫使其人長者不足疑

邢抱朴

大同府志曰龍首書院在應州西南遼翰林學士邢抱朴建

列傳第十一

王繼忠

王文正筆録曰王繼忠性謹飭純固有守事真宗儲邸歷年最久羣輩中為之冠首衆皆憚其嚴整宮中

事有所未便常盡規諫上每為之歛容聽納及上即
位咸平中邊鄙尚聳與今侍中張耆同典禁兵戍守
鎮定會戎馬大至晨薄我軍亟命出兵為左右翼以
禦之陣之西偏最為兵衝繼忠固請代耆西往及我
師敗績繼忠遂為契丹所獲因授以官爵為其婚娶
大加委用繼忠亦悉心勤職由是漸被親任乃從容
進說曰竊觀契丹與南朝為仇敵每歲賦車籍馬國
内騷然未見其利孰若馳一介尋舊盟結好息民休

兵解甲為彼此之計無出此者國母春秋已高國主
承襲已久共忻納之咸平六年夏四月石普方守莫
州素與繼忠同在東宮乃命致書于普請遣使至北
境特議和好普具奏其事朝廷弗之信止令普荅其
書而已是秋繼忠書復至意甚切令普荅書且曰俟
彼先遣使至即議修和冬契丹舉兵深入貝魏邊烽
警急上在澶淵乃遣曹利用馳往許以通聘利用至
魏參知政事王公欽若鎮天雄留而不遣及德清涌

利兩軍被圍急上令參政王公旦作手書以諭欽若始聽其北去契丹國母見利用大喜曰何來之晚也即日議定其事遣使丁振偕來又命李繼昌報聘於是兵罷改元景德車駕還京是舉也雖宸謀善斷亦繼忠能揣敵情而啟導之自是生辰正旦信使往還皆賜繼忠手詔䫄玩服帶甚厚仍通其家信嵗以為常至其身没乃止繼忠為人有誠信北境甚重之封河間王彼土人士或稱之曰古人盡忠止能忠於一

主令河間王結南北歡好若此可謂盡忠於兩國主
然則繼忠身陷異國不能即死與夫無益而苟活者
異矣　東都事畧曰王繼忠開封人也父為軍校戍
邊而死繼忠因得補殿直真宗在東宮得給事左右
累擢至雲州觀察使咸平末契丹入寇繼忠帥定武
出戰於望都之北自以被遇之厚力戰圖報而服飾
稍異契丹識之轉鬬累日援兵不至遂陷於契丹
隆平集曰王繼忠開封人咸平末陷契丹初謂已死

贈大同軍節度使録其子懐敏懐徳懐政皆加等景德初契丹俾繼忠奉章道意請修和好朝廷允其請戢兵息民與有力焉自是朝廷每遣使至契丹必厚賜繼忠對使必泣下嘗附表請還上以誓好既定姑諭之契丹主待之益厚改其姓曰耶律名曰顯忠又曰宗信封為吴王

列傳

耶律隆運

契丹國志曰隆運自在景宗朝翼决庶政帝后少年有辟陽之幸景宗疾亟隆運不俟詔密召其親屬等十餘人並赴行帳時諸王宗室二百餘人擁兵握政盈布朝廷后當朝雖久然少姻戚援助諸皇子幼穉内外震恐隆運請於后易置大臣勅諸王各歸第不得私相燕會隨機應變奪其兵權時趙王等俱在上京隆運奏召其妻子赴闕景宗崩事出倉卒乃集蕃漢臣僚立梁王隆緒為皇帝帝以隆運輔翼功前後

少比乃賜鐵券誓文躬自親書齋戒焚香於北斗星下讀之宣示蕃漢諸臣又以隆運一族附籍橫帳列於景宗廟位契丹橫帳猶宋朝玉牒所也改封晉王左右護位特置百人北法護位惟國主有之帝以隆運勲大恩數優渥見則盡敬秦國二王每日一問起居至隆運所居帳二里外已去蓋下車徒步而進暨其回也列揖於帳外隆運受之帝或至其帳五十餘步下車隆運出迎盡禮帝亦先為之揖及甍帝與后

諸王公主已下并内外臣僚制服行喪葬禮一依承天太后故事靈柩將發帝自挽車哭送羣臣泣諫百餘步乃止陪葬乾陵側詔影堂制度一同乾陵又詔諸處應有景宗御容殿皆以隆運真容置之殿内

郭世珍補

張祥鄚縣志曰郭世珍鄚陰人仕遼至司徒時承天太后侵宋俘獲甚衆師次范陽世珍上言降卒皆有懷土之情驅之而北終不為用太后嘉納縱活數萬

人

列傳第十五

蕭達林子緤古

契丹國志曰蕭安扎其番名曰緤古燕京統軍使塔勒濟即達林之子塔勒濟於統和中攻南宋澶州為矢所中死城下安扎以父戰功為祇候郎君遷林牙契丹諸行宮都部署又遷彰國節度使安扎雖家門貴盛而虛已接物汲引諸名士時論賢之宋張昇來使

與只以侍中為館伴使從容言兩朝盟好誓若山河毋以小嫌遽傷大信與昇談論移日曲盡其懽昇亦云侍中北朝儀表也深敬異之後授北宰相宣徽使

封鄭王

列傳第十六

劉六符

陸游老學菴筆記曰遼人劉六符所謂劉燕公者建議於其國謂燕薊雲朔皆中國人不樂屬我非有以

大收其心必不能久遼主宗真問曰如何可收其心曰歛於民者十減其四五則民惟恐不為北朝人矣遼主曰如國用何曰臣顧使南朝求割關南地而增戍閱兵以脅之南朝重於割地必求增歲幣我託不得已受之俟得幣則以其數對減民賦可也宗真大以為然卒用其策得增幣而他大臣背約纔以幣之十二減賦民固已喜及洪基嗣立六符為相復請用元議洪基亦仁厚遂盡用銀絹二十萬之數減燕雲

祖賦仁宗皇帝慶歷中甞賜遼使劉六符飛白書八字曰南北兩朝永通和好會六符知貢舉乃以兩朝永通和好為賦題而以南北兩朝永通和好為韻云出南朝皇帝飛白書六符葢為遼畫策增歲幣者然其尊戴中國尚如此則盟好中絶誠可惜也　郝經陵川文集曰漢中山靖王之後唐盧龍節度使悍有幽州傳姓授節數世入契丹為王公數十人如劉六符等尤其貴顯者也終始契丹二百餘年入金源氏

為燕四大族號劉韓馬趙氏

杜防

陳師道後山談叢曰杜防契丹名相也謂和親為便民戒契丹世世相受謹守其約又虞中國之敗約也凡十年遣使以事動四國而堅其約

列傳第十七

蕭孝穆

契丹國志曰孝穆機悟有才藝馳馬立射五的時人

莫能及

列傳第十九

馬保忠　補

契丹國志曰馬保忠營州人也踈眉豐目謹重寡欲斤斤自修人賢其行自力讀書不謁州縣節用以給親族大禳則振其餘於鄉黨太平間授洗馬改著作郎殿中丞興宗朝為樞密使守太師兼平章政事封燕國公嘗上言强天下者儒道弱天下者吏道今之

授官大率吏而不儒崇儒道則鄉黨之行修修德行
則冠冕之緒崇自今其有非聖帝明王孔孟之教者
望下明詔痛禁絶之其篤意風教如此卒賜謚曰剛
簡
列傳第二十八
耶律儼
契丹國志曰李儼姿性巧猾善諛佞嘗與知樞密院
事牛温舒有隙各進所親厚朋黨紛然恃蕭奉先爲

内主温舒不能勝　雲莊四六餘話曰紹聖中蔡京為館伴時遼使李儼湓汎使者留館頗久一日儼方飲次忽將盤中杏曰來未開花如今多杏　幸京即舉梨謂之曰去雖落葉那可輕梨　離

列傳第三十二

蕭奉先　弟保先附

契丹國志曰蕭保先亦奉先弟也為渤海留守少師政令嚴酷女真之亂被殺

張琳

契丹國志曰天祚立琳兩為戶部使貿東京人望女真日熾高永昌叛於渤海時天慶六年也永昌叛遼東五十餘州盡沒獨瀋州未下琳痛念鄉村欲自討之契丹屢敗精兵銳卒十無一存琳縛手無策始招所謂轉戶軍蓋遼東渤海乃夙所仇若其轉戶則使役良家庶幾捐軀奮命命下得兵二萬餘琳自顯州進兵止備遼河三义口琳遣羸卒數千陽為來攻間

道以精騎直趨瀋州渤海始覺經三十餘戰渤海乃走保東京後女真援師至師自驚恐望風而潰失亡不可勝計琳遁入遼州謫授遼興節度使乃平州也

耶律伊都

沈良靖康遺録曰先是斡里雅布退師回燕山遣蕭慶來催所許金帛送蕭慶於都亭驛一小屋中封其戸傳食以過凡數日徐處仁吳敏當國建議謂蕭慶本契丹人為金所滅不能無怨因請賜伊都書令慶賫

去厚禮待之慶得書遂行使車過河即宣言南朝有書令我約契丹共滅大金并書馳驛送至尼堪由是愈忿矣　靖康要盟録曰靖康元年四月因金使蕭仲恭等還朝客賜耶律太師書以黄絹寫之云大宋皇帝致書於左金吾上將軍右都監耶律太師昔我烈祖章聖皇帝與大遼結好於澶淵惇信修睦百有餘年邊境晏安蒼生蒙福義同一家靡有兵革戰闘之事通和遠久振古所無金人不道稱兵朔方拘縻

天祚剪滅其國在於中國誓好之舊義當興師以拯顛危而姦臣童貫等迷國擅命沮遏信使結納仇讎購以金繒分據燕土金匱之約藏在廟祧委棄勿遵人神怨恫致金人之强暴敢肆陸梁假擾邊境達於都城則唯此之故道君太上皇帝深悼前非因成内禪肆朕初即大位惟懷永圖念烈祖之遺德思大遼之舊好輟食興念無時敢忘凡前日大臣先誤國搆禍皆已竄逐思欲親仁善隣以為兩國生靈無窮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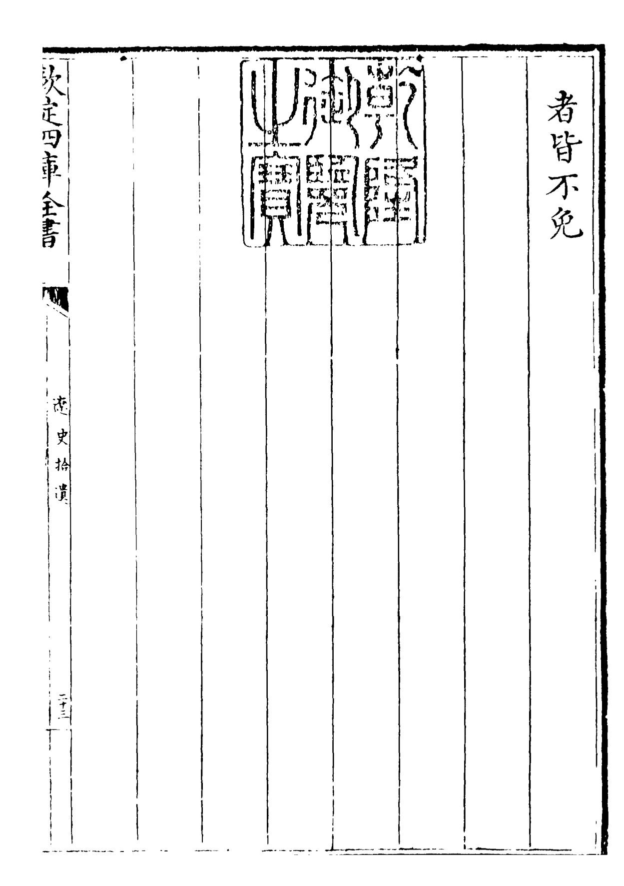
福此志既定未有以達而使人蕭仲恭趙輪等能道
遼國與燕雲之遺民不忘耶律氏之德冀假中國詔
令擁立耆哲衆望所屬宜國人無如金吾者適詣至
意良用欣懷昔聞金吾前為遼國將兵數有大功謀
立晉王實為大遼宗社之計不幸事不克就避禍去
國向使前之計行晉王有國則天祚安享榮養耶律
氏不亡於天祚不害其孝而於耶律氏之計誠至忠
矣宗社之英天人所相為宜繼有遼國克紹前休以

慰遺民之思方今總兵於外且有西南招討太師之助一德協心足以共成大事以中書之勢竭力擁衛何有不成謀事貴斷時不可失惟金吾圖之書不盡言已令蕭仲恭趙輪回奏面道委曲天時蒸溽更冀保綏　鶻案伊都仕遼為金吾衛將軍降金後天會三年大舉伐宋余都為元帥右都監事詳金史靖康帝書中所稱盎兩國之官也　松漠紀聞曰伊都之降也金人以為西軍大監軍久不遷常伊都其軍和

勃端乜失其金牌金人疑其與林牙暗合遂質其妻子伊都始有叛心明年九月約燕京統軍反統軍之兵皆契丹人伊都謀誅西軍之在雲中者盡約雲中河東河北燕京郡守之契丹漢兒令誅女真之在官在軍者天德知而偽許之遣其妻來告時烏舍為西監軍自雲中來燕微聞其事而未信與通事漢兒納延同行數百里納延見二騎馳甚遽問之曰曽見監軍否以不識對問為誰曰伊都下人納延追及烏舍

曰適西契丹云佘都下人既在西京何故不識監軍北人稱雲中為西京恐有姦謀遂回馬追獲搜其鞾中得伊都書曰事已泄宜便下手復馳告烏舍即回燕統軍來詰縛而誅之又二日至雲中伊都微覺父子以遊獵為名遁入夏國夏人問有兵幾何云親兵二三百遂不納投達鞠達鞠先受烏舍之命其首領詐出迎具食帳中潛以兵圍之達鞠善射無衣甲伊都出敵不勝父子皆死凡預謀者悉誅契丹之黠漢兒之有聲

者皆不免



遼史拾遺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遼史拾遺卷二十一

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瑚圖禮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錄監生臣李　櫺

遼史拾遺卷二十一

錢塘厲鶚　撰

列傳第三十三

文學上

李澣

資治通鑑曰長興四年十一月秦王從榮之亂河南巡官李澣江文蔚等六人勒歸田里澣回之族曾孫

也李回唐武宗朝宰相五代史補曰李澣有逸才每作文則筆不停綴而性嗜酒楊凝式嘗受詔撰錢鏐碑自以作不逮澣於是多市美酒召澣飲俟其酣且使代筆經宿而成凡一萬五千字莫不詞理典贍凝式歎伏久之少主之入蕃也宰相馮道等至鎮州北主皆放還澣時為翰林院學士北主以其才特留之竟卒於蕃中其後人有得其文集者號曰丁年集葢取蘇武丁年奉使之意　又曰李濤為人不拘禮法弟澣娶禮

部尚書竇寧固之女年甲稍高成婚之夕竇氏出參濤輙望塵下拜瀚驚曰大哥風狂耶新婦參阿伯豈有答禮儀濤應曰我不風只將謂是親家母瀚且慙且怒既坐竇氏復拜濤又乂手當胸作歇後語曰慙憮竇建繆作梁山喏喏喏聞者莫不絶倒 古今詩話曰李瀚及第於和凝榜下後與座主同任學士會凝作相瀚為承旨適當批詔次日於玉堂輙開和相舊閣悉取圖書器玩去因留一詩於榻上云座主登

庸歸鳳閣門生批詔立鼇頭玉堂舊閣多珍玩可作
西齋潤筆不人皆笑其疎縱

列傳第三十四

文學下

王鼎

高麗史崔思諏傳曰思諏宣宗朝拜殿中少監知尚
書戶部事出為西京副留守駕幸西京時遼使王鼎
來思諏為館伴聞鼎每夜獨坐為文以計取其書奏

之乃諫疏也其疏極言遼太平日久不修武備又言大宋伐南夏事

王正 以下六人補

王正燕山雲居寺碑曰雲居寺東一里有高峰峰之上十餘步有九室室之内有經四百二十萬言本自靜琬始厥謀歷道暹諸公成其事佛宇經廚僧坊鐘閣材唯杞梓砌則琳珉古檜星羅流水環遶鈌堤相望門閭洞開風俗以四月八日共慶佛生凡水之濱

山之鈌不逺百里預饋供糧號為義食先是庚午年寺主譓諷和尚為門徒時僕自皇后臺被褐來游論難數宵以道相得自兹一别僕以職倅於瀛掌記於武定廉察於奉聖陟在憲臺遷在諫署佐兹邦計迨今十五年復會於兹寺和尚建庫堂一座五間六架厨房一座五間五架轉輪佛殿一座五間六架暖廳一座五間五架又化助前燕王侍中蘭陵公建講堂一座五間七架又化助公主建碑樓一座五間六架

并諸腰座次建飯廊一十三間四架次又建東庫四間五架次建梵綱經廊房八間四架次葢後門屋一座餘有捨短從長加朱施粉周而復始不可殫論乙丑歲天順皇帝御宇之十五載丞相秦王統燕之四年泰階平格澤明八風草偃四海鏡清和尚慶此得時懇請求作記僕以謙諷等同德經營協力倡和結一千人之社合一千人之心春不妨耕秋不廢穫立其信導其教無貧富後先無貴賤老少施有定例納

有常期貯於庫司補兹寺鈌寺不壞於平地經不墜於東峰稽首靈巖載銘貞石鹽鐵判官朝議郎行右補闕賜緋魚袋王正述前鄉貢進士鄭熙書

李仲宣

盤山志曰李仲宣知薊州軍事判官文林郎試祕書省校書郎祐唐寺剏建講堂碑記曰夫幽燕之分列郡有四薊門為上地方千里籍冠百城紅稻香秔實魚鹽之沃壤襟河控嶽當旍戟之奥區于古堞之外

西北一舍有盤山者乃箕尾之巨鎮也深維地軸高闢天門暎碧凝霄寒青壓海珠樓璇室仰窈窱于崑丘寶洞瓊臺耀旁礴於衡嶽崆峒左倚太行右道懷珠之水泒其陽削玉之峰峭其後嶺上時興于瑞霧谷中虛老于喬松竒樹珍禽異花靈草絶頂有龍池焉向旱歲而能興雷雨岩下有潮井焉依旦暮而不虧盈縮于名山之内最處其佳此境舊有五寺祐唐者乃備其一自昔相傳有尊者挈杖遠至求植足之

所僧室東北隔巖下有澄泉恍惚之間見千僧洗鉢
瞬息而泯因兹構精舍晏坐矣厥後于谿谷磵石之
面刻千佛之像而以顯其殊勝也雖雨漬苔斑賸儀
相而猶在陽舒陰慘流善響而不隳向此藍垣之北
長松之下有大石焉重萬餘鈞或遇敬信者微觸而
動迄今游閱之士冠葢相望不絶于阡陌也當昔全
盛之時砌叠龍蟠簷排鳳翅晨鐘暮磬上聞兜率禪
宗律學宛是祇園駢闐可類于清涼赫奕遥同於白

馬乃法侶輻輳之鄉也爰自大兵之後並已爐滅因謂物不可以久廢故享利於德人德人者即寺主大德乃當寺之景派也厥本惟裔其神不測苦隨念盡樂與人同化六趣之茫然歸十方之安隱年臘未晚行業彌高既多有績之開宜示無窮之績寺主大德俗姓瑯琊氏釋諱希悟鎮陽夏博人也爰自聚沙之歲禮當寺寺主在楚禪師授法焉勦除五蓋慕別四生舍怨棹而誓汎慈舟棄毒藥而願食甘果年二十

請長興寺具尸羅由啟弘願延僧一十萬次第竟矣

由是謂其友曰聞二儀舒慘四序推遷人生幾何

歲不我與覽斯基址孰忍凄涼野鹿羣麋晝夜而草

眠香徑壞碑毀塔高低而蔓挂藤蘿玉毫消盡于華

鬘金磬罷聞于齋幟上漏下濕日就月將徐興再造

之心爰起從新之務于是乎手披榛棘力用經營移

恠石而截斷雲根伐灌木而摧折烟色應歷十二年

化求財貲葢佛殿一座欒櫨娟妙丹雘新鮮塑佛中

央圖像四壁保寧四年又建厨庫僧堂二座俾饔饎之有所作也賔旅之有所歸也乾亨二年加授紫衣載議門迎廣陌地處幽凉虞生肇之徒見臨顧講讃之所交闕乃于僧室之陰疊磷磷之石淪瑟瑟之泉高廣數尋駢羅萬樹薙除沙礫俯就基坰而又請邑人醵緡聚賂四遠之樂施者如鱗介之歸巨海也即乃市木雲嶠采石烟巖竆斤斧之力極磨礱之妙杒心纔啓大厦攸成式導昏衢彌光世德其堂也保寧

十年剏建帶雲川之渺渺總遠岫之峩峩東覩種玉之田西挟築金之闕蘭楹鏤彩桂柱凝丹月入秋窗風含夏戸簷外之杉松郁鬱檻前之炯水潺湲所貴安苾蒭僧置狻猊座高談玉偈然慧炬而絶煩惱薪妙演金文揮智刃而剖無明鷇長依佛住永壓山門對延靈岫之峯闡説瑜伽之旨此皆邑人等心獨慕善志乃忘筌知浮生石火以難停覺幻質風炯而易滅各捐淨施共搆良因即寺主希悟大德激勸之所

致也緣惠之所被也厥外井有甘泉地多腴壤閑栽珍果棋布疏畦清風起兮緑幹香細雨霽兮紅葵茂淨供必飭白足咸来其供給之費恒不闕于祇贍者大德寺主力辦也益惟寺主大德道洽空有識洞幽賓全資化導于多方以至圓成于能事所兾皇嗣永安神業矣相國長調鼎鼐矣京尹之仁無秕稗矣郡牧之信及竹童矣一切含靈同沾利樂一切惑溺並向真如爰述懿檄俾雕翠琰其邑人姓號具列碑

陰仲宣靡職之歲華構方成命修辭以序之序之伊何即為銘而記之曰峭壯靈峯剏興華宇式開講肆用陳法侶物置人多利圓三寶庶幾乎作善之祥傳名曠古統和五年歲次丁亥四月八日

南扑

盤山志曰南扑薊州人官少府少監知秘書少監上方感化寺碑記曰噫西聖人教既一唱而東也應而和者其徒半天下是以城閭邑聚塔廟日興後數百

年競相高以奢麗有大苾蒭衆樂諸阿蘭若巖居野處如鷲峯鹿苑者比比而是方之城邑則又過焉漁陽古郡之西北叢岫迤邐其勢雄氣秀白田盤山岡巒倚叠富有名寺而感化者舊號元宮物無常名事窮則變會幽州主帥清和張公奏請之故因以是額易其前號獨亢爽清勝確乎不移既肘腋于絶巘又襟袖于列刹故自往昔目為上方非清信舍財而附益高流擇地以來集則何以增崇垂遠至于是哉魏

太和十九年無終縣民田氏玆焉營辦唐太和咸通閒道宗常實二大師前季後昆繼踵而至故碑遺像文迹俱存爾後人多住持處亦成就布金之地廣在山麓法堂佛宇敞乎下禪寶經龕出乎松杉雲際高低相望居然緇屬殆至三百自師資傳衣而後無城郭乞食之勞以其𥙷始以來占籍斯廣野有良田百餘頃園有甘栗萬餘株清泉茂林半在疆域斯為許久之業又在形勝之境宜乎與法常住如山不騫是

使居之則安不為爭者所奪奈何太康初鄰者侵競
割據嵒壑闢諍堅固適在此時徒積訟源久不能决
先于薊之屬縣三河北鄉自乾亨前有莊一所闢土
三十頃閒蔬麥千畝皆原隰沃壤可謂上腴營佃距
今即有年禩利資日用衆實頼之大安中燕地通括
天荒使者馳至按視厥土以𨚫民所首謂執契不明
遂圍以官封曠為牧地吞我林麓既如彼廢我田壤
又若此使庖舍缺薪蒸之供齋堂乏餠餌之給而至

於是可歎香火寺僧法雲曁法道次言及衆曰先世有所遺籍吾儕不能嗣守亦空門之不肖者也安忍坐受其獘拱默而已相與詣闕陳訴歴官辯論一旦得直其誣兩者復為所有尋奉上命就委長吏辨封立表取舊為定自是樵爨耕穫之利隨用而足以小大協力始終一心而令釋氏家肥不減疇昔赫矣能事于前有光雖汶陽歸已侵之疆與平還既奪之地不是過也乾統六年冬老比丘崇簡與前薊州管内

都綱提點寺事前沙門士賢元悟上座僧士侃都和
僧圓淨等以甞往時具嚮之始末紀石為請會余有
故不果頃又走書來速文勤至再三豈可無述夫藏
用於形迹者莫妙於理智顯用于事為者莫大乎勢
力佛之道理與智也弘之在人勢與力也若茲寺者
像設攸在法相所寄智與形會理隨事集向内不資
徒侶之力外不託王臣之勢則有所廢矣孰能興之
今豪奪者止誣取者予使禪枝律裔保有其業良以

此也後之補處是者其念之乎乾統七年春正月元日

耶律某

詩話總龜曰北遼多有文籍亦以文雅相尚王矩為工部郎中本燕人為遼將耶律某忘其名掌書記嘗從其出入耶律兄及兄之子太平興國中戰殁于大郡後耶律經舊戰處覽其遺迹作詩矩記其兩句云父子盡從蛇陣殁弟兄空望雁門悲

馬堯俊

文昌雜録曰元豐三年高麗國王王徽以疾表乞太醫朝廷遣閤門通事舍人王舜封押至彼國舜封上言十二月一日徽生辰北遼遣起居郎知制誥馬堯俊充使留仙賓館堯俊獻徽詩曰始從鈎裂海東天世世英雄禀自然掌上寶符鈐造化胸中神劒畫山川太宗莫取龍州道煬帝難乗鴨緑船真是金輪長理國豈論八萬四千年徽以錦紬八百匹為謝云

無名使臣

能改齋漫録曰崇寧三年大遼賀生辰使至賜宴且

賜柑有謝表云聘禮適陳祝帝齡於紫闕恩華固異

錫仙實於公鄉方厥包來貢之期捧兹德惟馨之賜

天香滿袖染淮水之清霜雲液盈盤挹洞庭之餘潤

梓里豈遑於遺母公朝切願於獻君感德滋深諭言

罔既

列傳第三十六

卓行

唐中和以下二人補

江鄰幾雜志曰予奉使逆遼賀正使於雄州介曰唐中和自作借職割俸錢與弟請至今四十年士大夫恐罕能如此　鶚案遼史載卓行三人皆止足恬退之流如中和者篤念天顯為人所難何異李充繆彤乎應從後漢書獨行傳之例入卓行傳

張潛

許鋌武清縣志曰遼張潛邑人精于易不樂仕進安貧樂道鄉里稱其賢有餽以瓜田者辭不受卒于家

列傳第三十七

列女

邢簡妻陳氏

大同府志曰一經樓在應州城内遼郎中邢簡妻陳夫人教子讀書處

韓慶民妻 補

金史曰韓慶民妻者不知何許人亦不知其姓氏慶民事遼為宜州節度使天會中攻破宜州慶民不屈而死以其妻配將士其妻誓死不從遂自殺世宗讀太宗實録見慶民夫婦事歎曰如此節操可謂難矣

鷄案天祚亡殉國者寥寥故遼史無忠義傳慶民亦忠義中一人史何以不為立傳其妻不屈于金而死宜改入遼史列女傳

列傳第三十八

方技

王白

文瑩續湘山野録曰太祖收晉水侵河東之年晉侯使偽命殿直程再榮間道入契丹求救兵至西樓叩於契丹宣徽使王白曰南朝今收繖國危蹙不保乞師救之白深于術數謂再榮曰晉必無患南兵五月十七日當回晉次日必大濟再榮因問他日安危之數白曰後十年晉破破即掃地矣非唯晉破而契丹

亦裒然扶困郤犯中原飲馬黄河而返子但記之是時王師果不克晉殆後十年當太平興國四年方平晉壘又白嘗謂契丹扶困再犯之事者即太宗征漁陽旋兵雍熙丙戌歲會曹武惠彬伐燕不利是年冬契丹報役王師失勢於河間契丹乗勝抵黄河而退皆如白言年八十卒

劉鑾以下六人補

郝經陵川文集四賢祠碑畧曰辛亥之秋過督亢至

易水投文酌酒弔太子丹聞水汭有祠國公劉鑾所塑技極精巧不知為何神遂往觀之四像皆南面列坐一王者拱其側衣冠極古殆皆周制問諸守祠丈人言祠故有榜曰四賢不知為何代之賢契丹時有題曰樂將軍者亦不知孰為樂將軍也其乃大悟其列坐曰郭隗樂毅劇辛鄒衍拱而侍其側者燕昭王也　山西通志曰劉鑾寺在大同府城外鑾遼人能塑諸佛像因以名寺乃其家佛堂也　析津日記曰

京師像設之奇古者曰劉鑾塑說者疑鑾與元音相近而誤考郝伯常陵川集燕有四賢祠其像塑自劉鑾則鑾别是一人著名於正奉之先者也元史方技傳劉元字東元薊之寶坻人

蕭瀜

繪事備考曰蕭瀜遼之貴族官至南院樞客使好讀書親翰墨尤善丹青慕唐裴寛邊鸞之蹟凡奉使入宋者必命購求有名蹟不惜重價裝潢既就而後攜

歸本國臨摹咸有法則興宗清寧中以義宗千角鹿

圖賜馬

陳升

圖繪寶鑑補遺曰陳升聖宗翰林待詔嘗奉詔寫南

征得勝圖

常思言

郭若虛圖畫見聞志曰余熙寧辛亥冬被命接勞北

使為輔行日與其副燕人馬裡邢希古結駟並馳希

古恭順詳敏有儒者之風從容語及圖畫且云燕京有一布衣常其姓思言其名善畫山水林木求之者甚衆然必在渠樂與即為之既不可以利誘復不可以勢動此其所以難得也

吳九州

鄧椿畫繼曰吳九州燕人善畫鹿窮盡蕃鹿之態牛鹿馬鹿養茸退角老嫩之别無不曲盡其似

樂先生

洪邁夷堅志曰契丹季年常勝軍校龎太保妻耶律

氏詣燕山樂先生卜肆問命卦成樂驚曰平生所閲

人無如夫人之貴非后妃不足以當之今服飾若此

何也耶律笑曰吾夫一營卒耳近以微功方遷隊首

猶未免飢寒安望王侯樂曰夫人不大貴吾當焚五

行之書旣而金人滅契丹首領烏珠至燕見耶律氏

美納之而殺其夫後封越國王妃妃方頎修額明眸

華髮權畧過男子烏珠敬畏之先公在燕時熟識其

狀予奉使日接伴使曰工部侍郎龎顯忠葢耶律在

龎氏時所生也

劉操 以下道釋五人附

都邛三餘贅筆曰道家有南北二宗其南宗自東華

少陽君得老聃之道以授漢鍾離權權授唐進士呂

巖巖授遼進士劉操　薛大訓神仙通鑑曰劉元英

字宗成號海蟾子初名操字昭遠後得道改稱焉燕

地廣陵人也 一云大遼人 以明經擢第仕燕主劉守光為

相素喜性命之説欽崇黄老之教一日忽有道人來
謁海蟾乃邀坐堂上待以賓禮問其氏族名氏俱不
對但自稱正陽子海蟾順風請益道人為演清静無
為之宗金液還丹之要既竟乃索雞卵十枚金錢十
文以一文置之几上累十卵於錢若浮圖之狀海蟾
驚畀之歎曰危哉道人曰人居榮禄之場履憂患之
地其危有甚於此者復盡以其錢擘破為二擲之而去
海蟾因此大悟翌早解印辭朝易服從道有詩云抛

離火宅三千指屏去門兵十萬家紀當時之實也後遇呂洞賓得金丹之秘旨自此往來終南泰華間後結張無夢神放訪陳希夷先生為方外友亦間作詩有詩集行於世其詠修鍊則有還金篇行於世

法均

釋明河補續高僧傳曰法均族里失詳薊盎幽潛珠英秘潤人莫之知唯京西紫金寺非辱律師異之收為童子究律學謹持犯得性自然非矯揉也雖行在

毘尼而志尚禪悅尋師求指者決十餘年清寧中被
徵較定諸家章抄或有蠱之謀為代者師力求退與
息貪競時議多之道聲遐震授紫方袍師號从之歸
隱馬鞍山遠近挹其清風咸雍間上以金臺僧務繁
劇須才徳並茂者録其事僉以非師不可命亟下雖
欲退辭不得也當是時戒壇肇闢來集如雲師為大
和尚儼臨萬衆雖遐荒絶域冒險輕生自萬里而來
暨一瞻慈範一領音教如獲至寶而還似有神物告

語而然者遼主渴思一見上待以師禮后妃以下皆展接足之敬特旨授榮禄大夫守司空并傳戒大師之號寵以詩章有行高峰頂松千尺戒淨天心月一輪之句其見重如此太康元年三月四日怡然别衆而逝世壽五十五僧臘三十九訃聞遼主悼歎命太常卿楊温嶠董後事荼毘收靈骨搭于方丈之右繼其道者曰裕窺守德嚴戒有師之風遼主嘉之仍襲傳大師賜崇禄大夫檢校太尉提點天慶寺并賜製

菩提心戒本命開戒壇説一如師在日年七十而化

鶡案道宗紀咸雍七年十二月戊午加圓釋法鈞

二僧並守司空名已見遼史失均史作鈞

常在

王圻續文獻通考曰釋常在遼重熙間在寶坻縣城

南隅渠水之陰建彌陀佛舍結廬其旁持經侍佛棲

心入道澹然而居其中後趺坐而化荼毘之日火身

不灰僧徒以其身立于佛側已而髮再生焉踰月則

削之後有女子以手抈其頂髮遂不生

非覺

盤山志曰遼非覺大師塔太康三年癸亥七月十七日建其文曰師諱非覺俗姓劉氏析津良鄉人有大名聞車駕幸燕重師道德詔入内說法特賜紫衣併賜號儀範大師春秋七十二僧臘四十七示化大昊天寺歸葬甘泉普濟寺

等偉

盤山志曰遼嚴慧大師名等偉俗姓李氏析津麗津人太康元年剃落禮儀範大師為師從師住慧濟寺受戒宣充三學殿主賜號嚴慧後示疾而終荼毘舌根不爐如青蓮色

列傳第四十

姦臣上

耶律伊遜

文獻通考曰洪基能守成柔惠愛民安靜不撓然嬖

辛其臣耶律英弼即伊遜累封魏王北人諺云寧違敕旨無違魏王白帖子

列傳第四十三

逆臣中

蕭翰

契丹國志曰蕭翰從太宗入大梁以汴州為宣武軍翰為節度使滋德宮有宮人五十餘人翰欲取之宦者張環不與翰欲鎖奪宮人執環灼鐵燒之腹爛而

死　五代會要曰唐明宗第五子從益許王開運三年契丹犯京師為首將蕭翰偽立為帝知南朝軍國事漢高祖入洛遇害　五代史唐家人傳曰德光北歸留蕭翰守汴州漢高祖起太原翰欲北去乃使人召從益委以中國從益母子逃于徽陵域中以避使者使者迫之以東遂以從益權知南朝軍國事從益御崇元殿翰率契丹諸將拜殿上晉羣臣拜殿下羣臣入謁太妃妃曰吾家子母孤弱為翰所迫此豈福

耶禍行至矣乃以王松趙上交為左右丞相李式翟
光鄴為樞密使燕將劉祚為侍衛親軍都指揮使翰留
契丹兵千人屬祚而去漢高祖擁兵而南從益遣人
召高行周武行德等為拒行周等皆不至乃與王松
謀以燕兵閉城自守妃曰吾家亡國之餘安敢與人
爭天下乃遣人上書迎漢高祖高祖聞其甞召行周
而不至遣郭從義先入京師殺妃母子妃臨死呼曰
吾家母子何罪何不留吾兒使每歲寒食持一盂飯

灑明宗墳上聞者悲之從益死時年十七　鶚案從益翰傳作從敏誤

遼史拾遺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遼史拾遺卷二十二

錢塘厲鶚　撰

二國外紀第四十五

高麗

資治通鑑曰唐滅高麗天祐初高麗石窟寺眇僧躬乂聚衆據開州稱王號大封國性殘忍海軍統帥王建殺之自立復稱高麗王以開州為東京平壤為西

京建儉約寬厚國人安之　徐兢宣和奉使高麗圖

經曰王氏之先葢高麗大族也當高氏政衰國人以

建賢遂共立爲君長後唐長興三年遂自稱權知國

事請命于明宗乃拜建元莵州都督充大義軍使封

高麗王開運二年建卒子武立漢乾祐末武卒子昭

立至皇朝建隆二年昭遣使來朝賜以功臣之號仍

加食邑開寶九年昭卒子伷立遣使請命封高麗國

王太平興國七年伷卒弟治上章乞襲封從之淳化

六年契丹攻之治畏懦無守臣事北朝遂闕朝貢治
卒弟誦立祥符七年誦卒弟詢權知國事大破契丹
天聖中屢與女真偕來貢方物詢卒子隆立優柔不
斷政荒力屈憚于北朝遂復臣事之貢使又絕隆卒
私謚曰正子德王欽欽子穆王享皆朝貢不通朝廷
亦罷遣使享子徽熙寧四年以權知國事復脩貢方
物元豐三年四年遣使來朝六年徽卒立凡三十八
年謚曰文世子勳立百日卒弟原國公運立元祐四

年卒諡曰宣子堯立未閲歲以病廢國人乃請其叔熈攝政未幾而堯卒諡曰懐熈乃襲位避契丹嫌名改熈曰顒崇寧二年顒卒子俁立　石林燕語曰高麗自三國以來見於史者句驪其國號高其姓也隋去句字故自唐以來止稱高麗五代史記後唐同光元年韓申來其王尚姓高則自三國至五代止傳一姓長興中始稱權知國事王建王氏代高當在同光長興之間而史失其傳元豐初王徽遣使金梯入貢

建之七世孫也其表章稱知國王事葢習用其舊而
年稱甲子以其受契丹正朔故也　續資治通鑑長
編曰高麗國王誦卒其弟詢權領國事嘗築六城於
境上曰興化曰鐵州曰通州曰龍州曰龜州曰郭州
契丹以為貳於已遣使求六城詢不許遂舉兵奄至
城下焚蕩宫室剽劫居人詢徙居升羅州以避之兵
退乃遣使請和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曰崧山廟在
王府之北出北昌門行五里許山路崎嶇喬松森陰

俯視城中如指諸掌其神本曰高山國人相傳祥符中契丹侵逼王城神乃夜化松數萬作人語敵疑有援即引去後封其山為崧以祠奉其神也　葉夢得石林詩話曰高麗自太宗後久不入貢至元豐初始遣使來朝神宗以張誠一館伴令問其復朝之意云其國與契丹為鄰每因契丹誅求不能堪國主王徽常誦華嚴經祈生中國一夕忽夢至京師備見城邑宫闕之盛覺而慕之乃為詩以記曰惡業因縁近契

丹一年朝貢幾多般移身忽到中華地可惜中宵漏滴殘 孫公談圃曰契丹有一佛寺甚壯麗使者至必焚香寺有大佛銀鑄金鍍豐稷奉使見其供具器皿皆神宗賜高麗之物葢高麗制于契丹每遇契丹使至其國所居殿上鴟尾皆暫撤去 文獻通考曰高麗仁王徽以降雖通使於我然受契丹封册奉其正朔上朝廷及他文書葢有稱甲子者歲貢契丹至於六而誅求不已常云高麗乃我奴耳南朝何以厚

待之遼使至其國尤倨暴館伴及公卿小失意輙行捽箠聞我使至必假他事來覘分取賜物嘗詰其南向修貢事高麗人表謝其畧曰中國五甲子方得一朝大邦一周天每修六貢契丹悟乃得免　孫穆雞林類事曰高麗王建自後唐長興中始代高氏為君長傳位不欲與其孫乃及於弟生女不與國臣為姻而令兄弟自妻之言王姬之貴不當下嫁也國人姻嫁無聘財令人通說或男女相欲為夫婦則為之夏日

羣沐於溪流男女無別父母病閉於室中穴孔與藥餌死不送　又曰國城三面負山北最高峻有溪曲折貫城中西南當下流故地稍平衍城周二十餘里雖雜沙礫築之勢亦堅壯　又曰國官月下朝參文班百七十二員六拜舞蹈而退國王躬身還禮稟事則膝下而前得肯復行而退國人凡者見尊者亦如之其軍民見國官甚恭尋常則屈膝而坐官民子拜父父亦答以半禮風俗不盜少爭訟國法至嚴追呼

惟寸紙不至則罰凡人請官府少亦資米數斗民貧甚憚之有犯不去中衣但褫袍帶杖笞頗輕朿荆使自擇以脚記其杖數最苦執縛交臂反接量罪為之自一至九又視輕重制其時刻而釋之惟死罪可久甚者髀骨相摩腦皮折裂凡大罪亦刑部拘役也周歳待決終不逃其法惡逆及駡父母斬餘止杖亦不甚楚歳以八月論囚諸州不殺咸送三府夷姓人至期多赦宥或配送青嶼黑水永不得還五穀皆有之

粱最大無秫糯以粳米為酒少絲蠶每一羅直銀十兩故國中多衣麻苧地瘠惟生人參松子龍須席藤席視日早晚為市皆婦人挈一柳箱一小升以六合為一刀以升為刀以秤米定物之價而貿易之他皆視此為高下若數多則以銀缾每重一斤工人製用銀十二兩半入銅二兩半作一斤以銅當工之直癸未年倣本朝鑄錢交易以海東三韓通寳為記　王雲雞林志曰龜山有佛龕林木盛遂傳云羅漢三藏行化

至此滁菡楊枝揷地生此木淨水所著今為清泉國人以佛法始興之地極所崇奉　又曰高麗僧住寺修行者或犯戒律配句黑二山輕亦斥遣籍其子孫仍髡受差役　又曰高麗善染采紅紫尤妙紫草大梗如牡丹擣汁染帛　又曰高麗黄漆生島山六月刺取瀋色若金日暴則乾本出百濟今浙人號新羅漆又曰高麗王於國中出債收有陳道會入其國為商云令以官奴求息俾之日納磨絲貌好者倍其收

若得子則没為奴婢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曰在家和尚不服袈裟不持戒律白紵窄衣束腰皁帛徒跣以行間有穿履者自為居室取婦鞠子其于公上負戴器用埽除道路開治溝洫修築城室悉以從事邊陲有警則團結而出雖不閑于馳逐然頗勇壯其趨軍旅之事則人自裹糧故國用不費而能戰也中間契丹為麗人所敗正賴此輩　朝鮮志曰朴淵在天磨聖居兩山之間狀若石甕窺之正黑有盤石涌出

中心曰皀巖水赴絶壁怒瀑下垂可十餘丈宛如白虹諺傳昔有朴進士者吹笛淵上龍女感之引以為夫故名朴淵上有祠旱禱輒應高麗文宗嘗游此登皀巖上風雨暴作文宗驚怖時李靈幹作書數龍之罪投于淵龍即出其脊乃杖之水為之盡赤

西夏

曾鞏隆平集曰夏國姓拓拔其遠祖仁福者思恭之族也唐僖宗始以思恭為夏州節度使賜國姓思恭

族亂仁福繼之故亦稱李氏仁福死子彝超彝興相繼爲定難軍節度使彝超而上五代史有傳彝興死子光叡繼光叡死子繼筠繼筠死弟繼捧襲位其從父綏州刺史克文言繼捧不當襲請遣使與偕至夏州諭令入覲繼捧乃舉族歸朝其弟繼遷在銀州太宗賜以國姓俾隸屬籍又賜繼捧名曰保忠繼遷名曰保吉爲夏州節度使歸鎮　續資治通鑑長編曰李繼遷之陷西涼也都首領潘羅支偽降繼遷受

之不疑未幾羅支遮集六谷蕃部及者龍族合擊之
繼遷大敗中流矢創甚至靈州界三十里死其子阿
移嗣位　又曰夏王德明凡娶三姓米母氏生元昊
咩迷氏生成遇訛藏屈嚷氏生成嵬元昊小名崖埋
羌語謂惜為崖富貴為埋性凶鷙猜忍圓面高凖長
五尺餘少時衣長袖緋衣冠黑冠佩弓矢從衛步卒
張青蓋出乘馬以二旗引百餘騎自幼曉浮屠學通
蕃漢文字案上置法律書常攜野戰歌太一金鑑

太平治迹通類曰元昊以兵法部勒諸羌始衣白窄衫氊冠紅裏頂冠後垂紅結綬自號嵬名吾祖凡六日九日則見官屬其偽官則分文武或靴笏幞頭或冠金帖鏤冠緋衣金塗銀黑束帶佩蹀躞穿靴或金帖紙冠間起雲銀帖紙冠餘皆禿髮耳重環紫旋襴六垂束帶佩解結錐短刀矢弓韣乘鯢皮鞍打跨鈸拂民庶衣青綠用此以別貴賤自制蕃書十二卷字畫繁冗曲屈類符篆教國人紀事悉用蕃書　夏文

彥圖繪寶鑑曰夏國英宗元昊通蕃漢文字善繪畫

儒林公議曰夏國元昊取契丹女號曰興平公主

乃宗真之妹也元昊待之甚薄因娩被病元昊亦不

往視之以至殁宗真雖忿恨然亦無如之何但遣使

慰問之而已朝廷不知其故以為元昊畏耶律之強

諷宗真使促元昊歸款失之甚矣　又曰富弼使契

丹報聘再立盟約時呂夷簡方在相位命弼諷契丹

諭元昊使納款宗真是其言謂可指麾立定遂遣使

請元昊諭以朝廷之意元昊但依隨而已及楊守素至延州道元昊語曰朝廷果欲議和當下諭本國何煩轉求契丹契丹界夾山部落呆家等族離叛多附元昊契丹以詞責問元昊辭不報自稱西朝謂契丹為北邊又言請臘所部落所貴不失兩朝歡好宗真既以強盛誇於中國深恥之乃舉衆西伐聚兵於雲州西約五百里夾山之側國内擾動糧餽相繼先是契丹預峙芻茭以備冬計元昊密令人焚之殆盡兵

多餓死及與戰遂敗懼朝廷知之乃出牓幽州稱元昊歸款自以誇大其畧云元昊曩自先朝求為鉅援攄一方之裂壤迨三世以襲封又云梟音易變犬態多端忘𥦗豢之深恩肆狂悖之兇性擅誘邉俗巧諜歡鄰罪既貫盈理當難赦是用躬驅鋭旅往覆危巢方逼賊庭乞修覲禮云云然燕人皆知其妄我之諜者又見與尸重傷者相繼自西而至其敗益明然深自䕶藏懼為朝廷所知　夢溪筆談曰景祐中党項

首領趙德明卒其子元昊嗣立朝廷遣郎中楊告入蕃弔祭告至其國中元昊遷延遥立屢促之然後至前受詔及拜起顧其左右曰先王大錯有國如此而乃臣屬於人既而饗告於庭其東屋後若千百人鍛聲告陰知其有異志還朝秘不敢言未幾元昊果叛其徒遇乞先創造蕃書獨居一樓上累年方成至是獻之元昊乃改元制衣冠禮樂下令國中悉用蕃書蕃禮自稱大夏朝廷興師問罪彌歲元昊戰士益少

而鷙臣宿將如剛浪唆遇野利輩多以事誅元昊力孤復奉表稱藩朝廷因赦之許其自新元昊乃更稱兀卒曩霄慶曆中契丹舉兵討元昊元昊與之戰屢勝而契丹至者日益加衆元昊望之大駭曰何如此之多也乃使人行成退數十里以避之契丹不許引兵壓西師陣元昊又為之退舍如是者三凡退百餘里每退必盡焚其草萊契丹之馬無所食因其退乃許平元昊遷延數日以老北師契丹馬益病亟引軍

攻之大敗契丹於金肅城獲其乘輿服器子壻近臣數十人而還先是元昊後房生一子曰甯令受甯令者華言大王也其後又納没藏訛庬之妹生諒祚而愛之甯令受之母恚忌欲除没藏氏授戈於甯令受使圖之甯令受間入元昊之室卒與元昊遇遂刺之不殊而走諸大臣没藏訛庬輩仆甯令受梟之明日元昊死立諒祚而舅訛庬相之有梁氏者其先中國人爲訛庬子婦諒祚私焉日視事於國夜則從諸没

藏氏訛咆懟甚謀伏甲梁氏之宮須其入而殺之梁氏私以告諒祚乃使召訛咆執於内室沒藏強宗也子弟族人在外者八十餘人悉誅之夷其宗以梁氏為妻又命其弟乞埋為家相許其世襲諒祚凶忍好為亂治平中遂舉兵犯慶州大順城諒祚乘駱馬張黄屋自出督戰䍲者彍弩射之中乃解圍去創甚馳入一佛祠有牧牛兒不得出懼伏佛座下見其脱鞾血涴於踝使人褁創舁載而去至其國死子秉常立

而梁氏自主國事梁乞埋死其子移逋繼之謂之没
甯令没甯令者華言天大王也秉常之世執國政者
有嵬名浪遇元昊之弟也最老於軍事以不附諸梁
遷下治而死存者三人移逋以世襲居長其次曰都
羅馬尾又次曰聦萌訛畧知書私侍梁氏移逋萌訛
皆以昵倖進唯馬尾粗有戰功然皆庸才秉常不得
志素慕中國有李青者本秦人亡虜中秉常昵之因
說秉常以河南歸朝廷其謀洩青為梁氏所誅而秉

常廢　續資治通鑑長編曰曩霄凡七娶一曰米母氏舅女也生一子以貌類他人殺之二曰索氏始曩霄攻貓牛山傳者以為戰没索氏喜日調音樂及曩霄還懼而自殺三曰都羅氏早死四曰咩迷氏生子阿里謀殺曩霄為卧香乞所告沈於河殺咩迷氏於王亭鎮五曰野利氏遇乞從女也頎長有智謀曩霄畏之戴金起雲冠令他人不得冠生三子曰寧明喜方術從道士路修篁學辟穀氣忤而死次寧令哥以

猊類巴特愛之以為太子次薛埋早死後復納没移
皆山女營天都山以居之野利之族宣言曰吾女嫁
二十年止故居而没移女乃為修内曩霄怒會有告
遇乞兄弟謀以甯令哥娶婦之日作亂曩霄遂族遇
乞剛浪凌城逋等三家既而野利氏訴我兄弟無罪
見殺曩霄悔恨下令訪遺口得遇乞妻閭于三香家
後與之私通野里覺之不忍誅遇乞妻乃出為尼號
没藏大師六曰耶律氏七曰没移氏初欲納為甯令

哥妻曩霄見其美自取之號為新皇后甯令哥憤而殺曩霄不死劓其鼻而去匿黄蘆訛厖家為訛厖所殺曩霄遂因鼻創死年四十六没藏氏初為尼寓於偽興州之戒壇院既娠而曩霄死曩霄遺言立從弟委哥甯令其大酋悞移賞都埋移香熱嵬浪布野也浪羅囉與没藏訛厖議所立没藏大族也訛厖為之長衆欲如遺言立委哥甯令訛厖弗許曰委哥甯令非先王子安得有國夏自祖考以來父死子繼令没

于尼娘先王之遺腹幸而生子則可以嗣先王矣誰敢不服衆曰然遂立没藏氏偽號太后曩霄既死三月諒祚生以毛惟昌高懷正之妻更乳之而政在没藏氏惟昌懷正皆漢人本遇乞帳下故親待之已而懷正貸銀夏人惟昌竊衣曩霄所與盤龍服皆為訛厖所殺　鷄桒曩霄為子寗令哥所殺始末沈括與李燾所述不同嘗以燾為正　九朝編年備要曰曩霄既死而諒祚生諒祚母没藏氏既通李守貴又通

保細吃多已守貴怒併殺之訛厖族守貴俊以女妻諒祚諒祚益長而驕心忌没藏訛厖專且通訛厖子妻梁氏梁氏密告訛厖將叛諒祚乃與左右舉兵共誅訛厖滅其族殺妻没藏氏而以梁氏忠於已因以為妻諒祚性狂脱無常時遇酋豪大家輙私其婦女酋豪多怨納叛人景詢親而用之以為樞密使稟蕃禮用漢制　康譽之昨夢録曰西夏有竹牛重數百斤角甚長而黄黑相間用以製弓極佳尤且健勁其

近㺚黑者謂之後醮近㺚近㺚俱黑而弓面黄者謂之玉腰夏人常雜犀角以市人莫有知者　莊綽雞肋編曰西夏興州出良弓中國購得之每張數百千

太平老人袖中錦曰契丹鞍夏國劒高麗秘色皆為天下第一他處雖效之終不及

遼史拾遺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遼史拾遺卷二十三 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瑚圖禮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監生臣趙興文

遼史拾遺卷二十三

錢塘厲鶚　撰

國語解第四十六

太祖紀

耶律氏　蕭氏

文昌雜録曰余嘗見樞密都承旨張誠一說昔年使北遼因問耶律蕭姓所起使人云昔天皇王問大臣

云自古帝王英武為誰耶其大臣對曰莫如漢高祖又問將相勲德孰為優對以蕭何天皇王遂姓耶律氏譯云劉也其后亦錫姓蕭氏歐陽少師作五代史乃曰天皇王安巴堅以其所居横帳地名為姓錫里譯者謂耶律昔蕭翰為契丹大族其號阿巴本無姓氏李崧為製姓名曰蕭翰於是姓蕭二者未知孰是

契丹國志曰契丹都部族本無姓氏惟各以所居地名呼之婚嫁不拘地里至安巴堅變家為國始以

王族號為橫帳仍以所居之地名曰錫里著姓錫里者上京東二百里地復賜后族姓曰蕭氏番法王族惟與后族通婚更不限以尊卑其王族后族二部落之家若不奉北主之命皆不得與諸部之人通婚若諸部族彼此自相婚姻不拘此限故北番惟耶律蕭氏二姓也

奚霫

劉昫舊唐書曰霫匈奴之别種也居于潢水北亦鮮

毕之故地其國在京師東北五千里東接靺鞨西至
突厥南至契丹北與烏羅渾接地周二千里四面有
山環繞其境人多善射獵好以赤皮為衣緣婦人貴
銅釧衣襟上下懸小銅鈴風俗畧與契丹同有都倫
紇斤部落四萬戸勝兵萬餘人

君基太一神

夢溪筆談曰十神太一一曰太一次曰五福三曰天
一太一四曰地太一五曰君基太一六曰臣基太一

七曰民基太一八曰大游太一九曰九氣太一十曰十神太一唯太一最尊更無別名止謂之太一三年一游後人以其別無名遂對大游而謂之小游太一此出於後人悞加之京師東西太一宮正殿祠五福而太一乃在廊廡甚為失序熙寧中營中太一宮下太史考定神位時予領太史預其議論今前殿祠五福而太一別為後殿各全其尊深為得體然君基臣基民基避唐明帝諱改為棊至今仍襲舊名未曾改

正　玉海曰天寶三載十月十六日術士蘇嘉慶上言請于京城置九宮壇壇一成三尺四陛其上依位置小壇髙尺五東南曰招揺正東曰軒轅東北曰太陰正南曰天一中央曰天符正北曰太一西南曰攝提正西曰咸池西北曰青龍五數為中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上六八為下符於遁甲此九宮定位也每歳祭以四孟位隨歳改謂之行棊自乾元後止依本位遂不飛易　又曰黄帝九宮經隋志一卷又三

卷行棊經三卷鄭元注

房氏行棊法一卷　章俊卿山堂考索曰漢立太一祠即甘泉泰畤也唐謂之太清紫極宫宋謂之太一宫　顧炎武日知録曰史記天官書中宫天極星其星明者爲太一常居封禪書亳人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此太一祠之所自起易乾鑿度曰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宫鄭元注曰太一者北辰名也下行八卦之宫每四乃還于中央中央者地神之所居故謂之九宫

天數以陽出以陰入陽起于子陰起于午是以太一下行九宫從坎宫始自此而坤宫又自此而震宫既又自此而巽宫所行者過半矣還息于中央之宫既又自此而乾宫自此而兊宫自此而艮宫自此而離宫行則周矣上游息于太一之星而反紫宫行起於坎宫終於離宫宋朝尤重太一之祠以太一飛在九宫每四十餘年而一徙所臨之地則兵役不興水旱不作在太平興國中太宗立祠于東南郊而祀之則

謂之東太一宮在天聖中仁宗立祠于西南郊而祀之則謂之西太一宮在熙寧中神宗建集福宮而祀之則謂之中太一宮　鶡冠君甚太一神沈括以為避唐諱改為棊然漢時已有行棊飛棊之說又似不因避諱而改矣鄭氏太一下行九宫之說即所云行棊也

太宗紀

林牙

江鄰幾雜志曰冀州城南張耳墓在送客亭契丹使
林牙者猶翰林學士不知張耳何代人也問知州王
仲平告之大使耶律防謝曰契丹家翰林學士名目
而已

世宗穆宗紀

葉格戲

錢希白南部新書曰李郃為賀牧與妓人葉茂蓮江
行因撰骰子選謂之葉子咸通以來天下尚之　歸

田録曰葉子格者自唐中世以後有之唐人藏書皆作卷軸其後有葉子其制似今策子凡文字有備檢用者卷軸難數卷舒故以葉子寫之如吳彩鸞唐韻李郃彩選之類是也骰子格本備檢用故亦以葉子寫之因以為名爾唐世士人宴聚盛行葉子格五代國初猶然　焦竑國史經籍志曰徧金葉子格一卷新定徧金葉子格一卷擊蒙小葉子格一卷李後主妃周氏小葉子例一卷

天祚紀

頭魚宴

演繁露曰燕北雜録載契丹興宗重熙年間衣制儀衛打圍射鹿釣魚事于景祐五年十月撰進不書撰人姓名而著其所從聞曰昔鄉人武珪在遼十餘年以善歌隸帳下故能習遼事詳悉凡其所録皆珪語也達魯河釣牛魚遼地盛禮意慕中國賞花釣魚然非釣也鉤也此之所紀于道宗為清寧四年其甲子

則戊戌正月也達魯河東與海接歲正月方凍至四月而泮其鉤是魚也遼主與其母皆設次冰上先使人於河上下十里間以毛網截魚令不得散逸又從而驅之使集遼主帳其牀前預開冰竅四名為水眼中眼透水旁三眼環之不透第斲減令薄而已薄者所以候魚而透者將以施鉤也魚雖水中之物若久閉於冰遇可出水之處亦必伸首吐氣故透水一眼必可以致魚而薄不透水者將以伺𥇍也魚之將至

伺者以告遽主即遂於斵透眼中用繩鈎擲之無不中者既中遂縱繩令去久魚倦即曳繩出之謂之得頭魚頭魚既得遂相與出氷帳于别帳作樂上壽

周必大二老堂雜志曰贊寧物類相感志引博物志云東海有牛魚其形似牛剥其皮懸之潮水至則毛起退則毛伏今東牟有海牛島其牛無角足似龜長丈餘尾若鮎云　鷄㲉王易燕北録云牛魚即鱘之大者程大昌又以為牛魚似牛形葢祖贊寧之說其

實非也

營衛志

鷄窓遼史目録本紀後志首營衛次兵衛次地理次歷象次百官次禮次樂次儀衛次食貨次刑罰表首世表次皇子次公主次皇族次外戚次遊幸次部族次屬國以下列傳今國語解帝紀下即次以禮樂志以及百官營衛地理儀衛兵衛食貨刑法表次世表于皇子之下列傳中又分諸功臣傳先後錯雜無倫

與目録逈殊今採陳士元諸史譯語有可補正者附著于卷

伊囉斡

鶻寀此條史誤在傚拉哈下

傚拉哈

鶻寀此條史誤在轂烏寧下伊囉斡前

嘉們

鶻寀此條史誤在學順德哩本下

沽依

鷄案此條史誤在農古下

農古

鷄案此條史誤在沽依上

阿敦

鷄案此條史誤在沽依下

阿果

諸史譯語曰阿果者華言寛大也阿果一作阿思又

作阿厮
鶚案此條史作阿果寛大誤作實大
學順德哩本
鶚案此條史誤作得失得本
托輝
諸史譯語曰奚托輝部門名托輝太祖滅奚因其門名置為托輝部　鶚案此條本在營衛志奚王部史更載于地理志誤矣

兵衛志

舒新軍（案舒新舊作屬珊）

諸史譯語曰應天皇后從太祖征討所俘人戶有技藝者置之帳下爲屬珊蓋比珊瑚之寶云　鶻案史文所俘人戶有下缺四字今補全又屬珊軍本在兵衛志史更移之地理志誤矣

禮樂志

鶻案史禮志下次樂志國語解合爲一宜依史分別

勘箭

夢溪筆談曰大駕鹵簿中有勘箭如古之勘契也其
壯謂之雄牡箭其牝謂之闕伏箭熙寧中罷之

扎拉巴

燕北雜記曰二月一日番中蕭姓者請耶律姓者于
本家筵席番中呼此節為扎拉巴六月十八日耶律
姓却請蕭姓者亦名扎拉巴

卓帳

宣和畫譜曰胡瓌有平遠番部卓歇圖二毳幕卓歇

圖一

儀衛志

果下馬

後漢書東夷傳曰濊貊屬樂浪有果下馬高三尺乘

之可於果樹下行　徐堅初學記曰濊國出果下馬

漢時獻之高三尺

世表

蠕蠕

魏收魏書列傳曰蠕蠕東胡之苗裔也姓郁久閭氏始神元之末掠騎有得一奴髮始齊眉忘本姓名其王字之曰木骨閭木骨閭者首禿也木骨閭與郁久閭聲相近故後子孫因以為字木骨閭既壯免奴為騎卒穆帝時坐後期當斬亡匿廣漠谿谷閒收合逋逃得百餘人依紇突鄰部木骨閭死子車鹿會雄建始有部衆自號柔然世祖以其無知狀類于蟲故改

其號為蠕蠕

諸功臣傳

鵶案史無功臣傳之目國語解功臣二字無據當作

列傳

龍錫金佩

諸史譯語曰太祖從兄達噶濟以本帳下蛇鳴命知

蛇語者珊蘇庫解之知蛇謂穴旁有金達噶濟掘之

乃得金以為帶名龍錫金　鵶案史文穴旁下缺八

字令補全

榾柮犀

周密雲烟過眼録曰伯幾云骨柮犀廼蛇角也其性至毒而能解毒葉森于延祐庚申得骨柮犀刀靶二來看其花紋如今市中所賣糖糕或有白點以手摸之作岩桂香若摩之無香者偽物也　劉郁西使記曰骨篤犀大蛇之角也解諸毒　慎懋官華夷鳥獸考曰骨咄犀蛇角也其性至毒而能解毒蓋以毒攻

毒也故曰蠱毒犀唐書有古都國必其所産今人訛為骨拙耳

堂印

劉攽漢官儀曰傳采堂印又曰金印紫綬

堂帖

夢溪筆談曰唐中書指揮事謂之堂帖子曽見唐人堂帖宰相簽格如今之堂劄子也

遼史拾遺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遼史拾遺卷二十四

錢塘厲鶚　撰

補國語解

鶚案遼史國語解亦有不專為國語者如君基太一神菓格戲果下馬堂印堂帖之類予於史文所有而注未詳者列於前史文所未有今補者列於後國語之外風俗物産皆綴緝焉

貔貍 案此條內移離畢應改伊勒希巴賀跋支應改噶必齊匹裂應改丕勒因係蕃語今並存原文

夢溪筆談曰刁約使契丹為北語詩云押燕移離畢 移離畢官名如中國執政 看房賀跋支 賀跋支如中國防閤 餞行三匹裂 匹裂似小木罌以木為之加黄漆 密賜十貔貍 形如鼠而大穴居食穀粱嗜肉北朝為珍膳味如豚肉而脆 張舜民畫墁録曰契丹使賀正旦生辰馳至京見畢密賜大使一千五百兩副使一千三百兩中金也南使至契丹見畢亦密賜羊羓十枚毗黎邦十頭毗黎邦大鼠也契丹上供物善糜物如豬豘若

以一臠置十斤肉鼎即糜爛臣下不敢蓄唯以待南使紹聖初備員北使亦蒙此賜余得之即縱諸田館伴大駭亟求不見乃曰奈何以此縱之本國歲貢其方更無租徭唯此採捕十數以擬上貢一則以待南使也如帳前問之今已四散收捕因辭以不殺無用自爾直至還界無日不嗟惜之　周密齊東野語曰澠水燕談載契丹國產大鼠曰毗貍形類鼠而足極短肥其國以為殊味穴地取之以供國王之膳陸氏

舊聞云狀類大鼠極肥腯甚畏日為隙光所射輒死亦竹貂𪕮貍之類耳近世乃不聞有此扣之北客亦多不知何耶

敕例郎君

王鞏甲申雜記曰大遼謂天使為敕例郎君依敕例

日行五百里也

曜辣

江鄰幾雜志曰契丹謂主為曜辣

笪郣日

南部新書曰盧文進范陽人也至江南李氏封范陽王嘗云隔契丹中屢入絶塞正晝方獵忽天色晦黑衆星燦然問番人云所謂笪郣日也以此爲常頃之乃明方午也

設罷

劉攽中山詩話曰余晴尚書使契丹爲北語詩云夜筵設罷侈盛也臣拜洗受賜也兩朝厥荷通好也情幹勒厚重也

也微臣雅魯拜舞也祝若統福祐也聖壽鐵擺嵩高也俱可忒無極也契丹主大笑遂為酹觴

塔哩

燕北雜記曰契丹呼種田為塔哩

治夔離

燕北錄曰北主太后嚏噴時但是近位番漢臣僚等并齊道治夔離漢語萬歲也

綽哈雅布

燕北雜記曰臘月戎裝飲酒呼為綽哈雅布猶言行兵也

尼雅庫喇

契丹國志曰凡男女拜皆同一足跪一足著地以手動為節數止於三四彼言尼雅庫喇者即跪也

倍其不離鼓

燕北雜記曰北主别有鼓十六面發更時擂動至二點住三更再擂呼為倍其不離鼓是驚鬼

省事三

清異録曰北方蓮實肰長少味出藕頗佳然止三孔用漢語轉譯其名曰省事三

喫雀　坤不克

燕北録曰北主及契丹臣庶每聞霹靂聲各相鈎中指口作喫雀聲以為禳厭北主及契丹臣庶等如見旋風時便合眼用鞭子空中打四十九下口道坤不克七聲漢語䰟風也以為禳厭

蔓珍思

燕北録曰凡兵馬應是漢兵多以得勝及必勝二字為號諸蕃兵以蔓珍思三字為號漢語熊虎二字也

旱金花　青囊花

胡嶠陥北記曰至湯城淀地氣最温契丹苦大寒則就温於此其水泉清冷草輭如茸可藉以寝而多異花記其二種一曰旱金大如掌金色爍人一曰青囊如中國金燈而色類藍可愛

賜枴

五代史曰漢高祖封北平王遣牙將王峻奉表契丹耶律德光呼之為兒賜以木枴一木枴契丹貴之如中國几杖非優大臣不可得峻持枴歸契丹人望之皆避道

佛裝　細娘

張舜民使遼録曰婦人以黄物塗面謂之佛裝　雞肋編曰北方倡伎皆用子為名若香子花子之類無

寒暑必繫綿帋其良家士族女子皆髠首許嫁方留
髮冬月以括蔞塗面謂之佛裝但加傅而不洗至春
暖方滌去久不為風日所侵故潔白如玉也　嚴繩
孫西神脞說曰遼時婦人有顔色者目為細娘面塗
黄謂之佛裝宋彭汝礪詩有女夭夭稱細娘真珠絡
臂面塗黄南人見怪疑為瘴墨吏矜誇是佛裝是也

鐵脚草

王氏談録曰契丹中有鐵脚草採取陰乾投之沸湯

中頃之莖葉舒卷如生

骨里時

燕北録曰正月十三日放國人作賊三日如盜及十貫以上依法行遣北人呼為骨里時漢人譯云骨里是偷時是時也

稱小人

錢世昭錢氏私誌曰燕北風俗不問士庶皆自稱小人宣和間有遼國右金吾衛上將軍韓正歸朝授撿

校少保節度使對中人以上說話即稱小人中人以下即稱我家每日到漏舍誦天童經數十徧其聲朗朗然且云對天童說話豈可稱我自皇天生我皆改為小人云皇天生小人皇地載小人日月照小人北斗輔小人前後二十餘句凡稱我者皆改為小人誦畢贊歎云這天童極靈聖王少師云若無靈聖如何持得許多小人

牛馬熟

范鎮東齋紀事曰契丹使者蕭慶言契丹牛馬有熟時一如南朝養蠶也有雪而霰出草一寸許此時牛馬大熟若無雪或雪沒草則不熟

獨子青

清異錄曰遼東一處有爪若澆沃則以酒代水實成破為十叚每叚中止有一子而長數寸食一寸可作十日糧國人珍之名獨子青

轉蓬

陳長方步里客談曰古人多用轉蓬竟不知何物外祖林公使遼見蓬花枝葉相屬團圞在地遇風即轉問之云轉蓬也

花宴烏熊皮

蔡絛鐵圍山叢談曰李丞相士美在北門與蕃同班綴嘗言將聘大遼赴其花宴時北主坐御牀上後有烏熊皮蒙一物頗高大久而似疲則以身依之意其如古設扆狀耳俄於烏皮間時露一二人手足則固

測其故也及日宴時乃見數番小兒在其中李為吾言每晒之吾即答曰此乃鮮卑之舊俗如高歡立孝武皇帝以黑氊覆七人拜其上而歡居其一殆亦是類乎

銀貂　駞鹿

江鄰幾雜志曰北使云青貂穴死牛腹掩取之紫貂升木射取之黄色乃其老者銀貂最貴契丹主服之又云駞鹿重三百斤効其聲致之茸如茄者切食之

又云大寒之毒如巾湯火著人皮膚成紫

氷梨

文昌雜錄曰余奉使北遼至松子嶺舊例置酒酒三行時方窮臘坐上有北京壓沙梨氷凍不可食接伴使耶律筠取冷水浸之氷皆外結已而敲去梨已融釋自爾凡所攜柑橘之類皆用此法味即如故也

南征馬

汪藻錄曰契丹馬三萬匹歲牧于雄霸間謂之南征

馬意欲誇示中國實備燕雲緩急之用

羅草

蘇頌魏公集曰凡人以百騎飛放謂之羅草終日才獲兎數枚頗有媿色顧謂予曰道次小圍不足觀常時千人已上為大圍則所獲甚多其樂無涯也

車渡

張舜民使遼録曰過盧溝河伴使云恐乘轎危莫若車渡極安且可速濟南人不曉其法

兠元國

張舜民使遼録曰契丹上京曾有人見二青衣駕赤犢出耳中别有天地花木繁茂云此兠元國也

氷實羊腸

江鄰幾雜志曰北遼氷實羊腸繞頭上治上熱

食肉去皮

王銍國老談苑曰滕涉以户部副使聘北朝主客謂涉曰南朝食肉何故不去皮涉曰本朝出産絲蠶故

肉不去皮耳

九月薦瓜

國老談苑曰趙世長以宗正卿北使時九月既宴薦瓜主客舉謂世長曰此方氣候誠早彼想未也世長對曰本朝來歲季夏此味方盛

陽嵓鎮造墨

蘇軾東坡全集曰雲菴有墨銘云陽嵓鎮造云是北遼墨陸子履奉使得之者

攜壺

吕大臨考古圖曰攜壺得於京師高八寸有半深七寸有半徑寸有三分容二升二合無銘識李氏録云吏部蘇尚書子容頌使契丹於帳中親見之

鷹背狗

永平府志曰鷹而生犬遼史以之紀異凡北方皁鵰作巢所在官司必令人窮巢探卵較其多寡如一巢而三卵者置卒守護曰視之及其成𣪺一乃狗耳取

飼以進於朝其狀與狗無異但耳尾上多毛羽數莖而已田獵鵰則戾天狗則走陸所逐同速名曰鷹背狗

呵膠

陳繼儒真珠船曰呵膠出契丹可以羽箭又宜婦人貼花鈿呵噓隨融故謂之呵膠劉貢父有和陸子履詩云此膠出從遼水魚白羽補綴隨呵噓

魚形面花

江鄰幾雜志曰契丹鴨淥水牛魚鰾製為魚形贈遺

婦人貼面花

蓬子臙脂

燕北錄曰契丹婦人產時望日番拜後入帳內臥甘草苗若生男兒其夫面塗蓬子臙脂其蓬子八月收以麄布絞汁用時以布浸水塗頭面番婦人亦常時用作妝飾或生女時面塗突墨產母服黑豆湯調鹽番言用此二物塗面時宜男女貧者不用此儀

遼史拾遺卷二十四